

番茄红了

◎董世杰(河南平顶山)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们姊妹五人,母亲对番茄用情最深。

母亲今年已97岁了,小时候长在江苏徐州大泉镇的一个大院子里,院里有一个大菜园,园里有井,浇菜非常方便。在众多种植的菜中,番茄因为红得通透,加上摘下就能吃,还是孩子的母亲就每天观察无数遍,盼着番茄变红,那是她对番茄的初情,天真可爱!

1949年底,母亲随父亲回到河南老家禹县(现禹州市)。老家房前屋后有些空闲地,母亲将带来的番茄种子点下去,每天都要去转一圈,看看番茄发芽没。有一天,母亲兴奋地抱着姐姐去地里看,春日的阳光下,长出的番茄苗稚嫩清新,当时家家的日子都是紧巴巴的,家里马上就有番茄吃了,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可想而知。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番茄苗一天天长高,母亲光顾菜地的时间更多了。因为番茄叶子有毛刺儿,母亲不停地叮嘱孩子们不能摸。有一天,许多小青果突然就挂满了枝干,一天一个样。孩子们忍不住去摸长成大果的番茄,常被母亲训斥:“别摸,长不大了。”在母亲眼里,那会儿枝上的番茄比她的孩子还珍贵。眼瞅着番茄终于红了,透着好看,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也被吸引来看。大人们说,这是洋柿子,不能吃。母亲摘了些熟透的洗干净分给孩子们,自己先带头吃了一个,孩子们学着母亲的样子只吃了一口,便齐声喊“不中吃”,都吐掉了。母亲自己吃得开心而满足,孩子大人都疑惑地看着她。后来,母亲种

的番茄慢慢被大家接受,尤其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平顶山建市那年,母亲调入父亲的单位——平顶山矿区筹备处医院,就是现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的前身。家也搬到了平顶山市区,分的房是平房,带前后院子,母亲又开始种番茄了。三年后遇上灾荒年,粮食紧张,母亲看着常喊饿的我们姊妹五人,便和父亲去家旁边的西杨村河坡上种番茄。当时河坡里是荒地,父亲开出几小块地,种上麦子、南瓜、番茄等。西杨村河里有水,种的东西长势都很好,麦子、南瓜、番茄也收获不小,父亲便送些给邻居,我家人口多,河坡地里的收成解决了大问题。

父亲有一个时期被下放到西部山区,母亲一点儿也没有不高兴,山区空地多呀,她在房前屋后的土地上又种上了番茄。番茄成熟时,根本吃不完,母亲就摘些送给邻居。那九年里,母亲是忙碌的、充实的。

有一天,总医院的领导带着父亲平反的消息赶来,就是在母亲的小菜园里找到父亲的。离开时,母亲看着满园红红的熟透的番茄,像与自己的孩子分别一样不舍。回到市区工作后,母亲还想找块空地种番茄,但楼房建设和道路硬化速度太快,她一直未能如愿,种番茄成了母亲的念想。

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常常提起西部山里的番茄菜园,带不走、放不下,成了她心头的遗憾。我知道,无论过去多久,番茄都红在母亲心头。

父亲肩膀上的童年

◎白晓辉(河南鲁山)

童年时和父亲的相处,是最让人回味的。

年幼时,父亲喜欢一边逗我,一边把我高高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我双手抱紧他的头,他的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脚踝。我坐在父亲肩膀上,咯咯的笑声点亮了四面风,也点燃了他初为人父的喜悦。

父亲性格乐观开朗,喜欢看戏看电影。那时候,有电视机的家庭在农村还是凤毛麟角,人们的娱乐活动极少。农闲时节或者遇到添丁这样的喜事,乡人喜欢请人放电影,请戏班子唱戏,戏台前和电影幕布前常常围得人山人海。如果去晚了,往往会被前面的人墙挡住视线,只能听见演出的声音,急得人抓耳挠腮。父亲身高1米75,即使站在后排,我坐在他肩头上也能“一览众山小”。那时,觉得父亲就像一座大山。

父亲出远门时也常常驮着我。1984年初冬,外公病危,我们全家人去守护他。外公家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有不少路远的得留宿外公家,外公家只有三间砖瓦房,没有足够的床铺安顿客人。我家距离外婆家二十里,父亲就带着我晚上步行回家睡觉,第二天清早再步行赶到外婆家。

初冬的天气已冷,那几天又连续下了几场大雨,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泥泞的乡间土路上,凄冷风直往衣服里钻。可是和父亲

一起赶路,我丝毫不觉得闷,一路上,我像多嘴的小鸟,叽叽喳喳个不停。怕我累着,每走一段路,父亲就蹲下来让我坐上他肩头驮着我赶路。我清晰地记得一天傍晚,晚霞染红了天空,走到村北时,我捡到了一枚金黄色的“国徽”扣,令我欣喜万分。我跟着父亲连续跑了几圈,母亲看父亲十分辛苦,就和父亲商量拿出家里的全部120元积蓄,买了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横杠上,父亲每天骑车带我往返。

转眼间,到了读书年纪。学校在邻村,去学校有两条路,一条大路,约三里地,一条是乡间小路,全程约二里半,小路稍近又有趣,大多数学生喜欢走小路。父亲经常骑自行车走大路送我上学,在村口桥上接我放学。遇上雨雪天气,他就背着我走小路上学,一直接送我到小学四年级。三十多年前,我们村有四五十名学生在邻村读书,我是唯一一个经常被父亲接送的孩子。

工作后,我羁泊经年,久居他乡,很久未能回家,父亲越过千山万水风尘仆仆来看我,我蓦然发现,曾经高大英俊的父亲不知何时成了白发苍苍的佝偻老人,不禁潸然泪下,在父亲肩膀上度过的童年点点滴滴浮现眼前……

麦浪里的金色爱情

◎孙利芳(河南汝州)

细沙铺就的田间小路,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粼粼银光。徒步走在上面,松松软软的。周围,挺拔笔直的杨树高耸入云,整齐地列队成行,像一道道绿色屏障,手挽手环抱着一片四方方的麦田。

田头的农家小院里,一藤鲜嫩的黄瓜正在屋檐下向上攀爬,细细的刺、黄黄的花,在绿叶间摇曳。一地南瓜秧正葱茏匍匐,几朵金色的南瓜花举起了小喇叭。一行小葱围着南瓜,向着阳光伸展着碧绿的臂膀。几盆不知名的小花散落在小院里,宛如世外桃源。

这里就是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林业新村姜太老人的家。

曾几何时,这里“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滔滔黄河奔涌千年,携黄沙多次从这里改道,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沙丘连绵的黄河故道。风沙侵蚀,植被稀少,庄稼无法生长,群众苦不堪言。

无奈之下,1972年,姜茂太背井离乡,孤身闯关东。后来他结识了黑龙

江的陈宪华,两情相悦结为夫妻,并生下长子。虽身在东北,但山东故乡却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头萦绕。

1982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式通过对聊城的造林工程援助项目2606计划。清平镇实行统一规划、连片开发,把植树造林同农业立体开发结合起来,在沙区扎框划方,每30亩一方,由一户承包,每方四周各栽植五行杨树,林间空地由承包户种植果树、粮油、瓜菜等高效经济作物。为鼓励群众进驻沙地开发,制定“3331127”模式:每户承包土地30亩,30年不变,3间房,1口井,镇上给每户解决1300元低息贷款,每方四周的防护林成材后,镇、村、户按1:2:7分成,其他收入全归承包户。

从老乡那里闻此喜讯,姜茂太决定返乡。妻子虽然不舍,但为了爱情,为了两岁的儿子,于1983年6月随他一块儿回到山东。

在沙窝窝里安家,谈何容易?搭建临时窝棚,用低息贷款盖房、打机

井、平地、平沙沟、植树造田。两条横沟100多米长,夫妻俩拿着铁镐一镐一镐平整,平出来一小块就赶紧从镇上领树苗栽树。四面各5行,株距3米,行距4米,栽上树苗,再平整出田地种上粮食。

当时树苗太小,一旦刮起大风,沙子很快便将麦苗或花生掩埋。风刮在脸上生疼,打得眼睛睁不开,夫妻俩包上头巾,用手去扒盖在麦苗上的沙。收成不好时,镇上粮所补贴一些,他们再购买一些二级面粉或二级大米勉强度日。两人没有放弃,而是相濡以沫,用农民特有的坚韧和吃苦耐劳精神继续植树造林,平沙护田。

几年后,树苗慢慢长大,高大挺拔的杨树终于挡住了风沙。上世纪90年代,他们还完贷款,日子越过越好。

叶黄叶绿,叶落叶生。转眼间,40多年过去了,他们当初种的防护林现在已是第四茬。曾经狂妄肆虐的黄沙,如今温柔地蛰伏在杨树脚下,原来贫瘠的土壤经过多年治理,变成沃野良田。参天杨树不仅是麦田的守护

天使,更是姜大叔爱情的见证者和守望者。

如今,姜茂太已经70多岁,身材依然高大挺拔,说起妻子时眼神含情脉脉。我问他的妻子:“当初大叔是怎么把你迷回来的?”她立刻笑着反驳:“不是迷,也不是骗,我是甘愿跟着他回来的。”说着,她的脸上竟泛起了一层红晕。

现在,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北京、日照工作,大孙子已经12岁。他们的爱情在“天使杨”的守护下,在金色麦浪里甜蜜如初。

姜大叔感慨道:“围墙再高也挡不住风沙,当初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植树防沙固沙,风沙再大也找不到缝隙刮进来了。没有树,就没有良田,没有良田,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老百姓可不就没了命呀?”

听了姜大叔的话,杨树纷纷举起绿色的手掌,哗啦啦,哗啦啦,弹奏着献给绿色生态大地的乐章。远处,布谷鸟合着杨树的歌声奏起了和弦。丰收,在希望的田野上。